

文化名宿访谈录

曹正文 著

蒋经国

曹彦修

冯英子

陈望道

夏衍

郑逸梅

冰心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文化名宿访谈录

曹正文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名宿访谈录/曹正文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458-1698-3

I. ①文… II. ①曹… III. ①文化-名人-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7773 号

封面题签 张晓明

责任编辑 杨柏伟 何人越

装帧设计 汪 昊

技术编辑 丁 多

文化名宿访谈录

曹正文 著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37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698-3/K · 324

定 价 35.00 元

序 言

赵启正

屈指数来,我认识米舒(曹正文)同志已33年了。1985年我在一个上海青年作家的座谈会上,认识了他。后来我邀请米舒来上海市委组织部坐坐,他参加了几次上海市委组织部组织的活动,如知识分子接待日活动。他还跟随我一天的工作,翌日写出了一篇《我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天》的长篇通讯,由此我们结下了友谊。这33年来,我读到他写的不少文章,前年他赠送我一套八卷本的《米舒文存》。在米舒创办的“读书乐”举行50期、100期、200期与1000期的座谈会,我都应邀参加了书香弥漫的书友活动。去年上海儿童博物馆又设立了“读书乐”陈列室,鼓励更多的人热爱读书,并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们从小播下读书的种子,米舒与他的“读书乐”陈列室对促进上海读书活动,是有助益的。

近日,米舒把他在执编“读书乐”期间,访问二十余位文化老人的笔记加以整理,推出了一本《文化名宿访谈录》的新书,请我先睹为快,我看了书的目录与部分章节,很有感触。

应该说,米舒从小“迷书”,热爱读书,他在读初中二年级时,已把报上读到的好文章剪贴成册,加以学习。在他31岁报考《新民晚报》时,他取出一本从14岁开始剪贴《新民晚报》好文章的剪报册给众多考官过目,使他获得了一个好的印象分。

米舒在独立执编“读书乐”时,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一些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名家,如施蛰存、夏衍、冰心、章克

标、赵家璧、徐铸成、王元化、罗竹风、徐中玉、秦牧、蒋星煜先生……都还健在，米舒亲自上门，请这些文化名宿谈自己的读书经验与当年从事文化活动的经历，现在将这些文化名人的访谈录整理出来，供年轻的同志们阅读，那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冰心怎么会写《寄小读者》，25岁的施蛰存在执编《现代》时如何组稿，郑逸梅何故称“补白大王”，冯英子谈自己当战地记者，30未到的赵家璧编起了“新文学大系”，秦瘦鸥怎么会写《秋海棠》，徐铸成怎样采访到被软禁的冯玉祥将军……凡此种种，都由当事人回忆自述，读来倍感亲切。在这些文化名人中，我比较熟悉王元化、罗竹风、冯英子几位。在“读书乐”举办的书友座谈会上，听赵家璧、徐中玉先生作过读书的发言。我在正文生日的聚会上，见到了罗竹风与冯英子先生，我们作过亲切的交谈。罗老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干部，学识又渊博，但他为人很谦逊，他那天问我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包含哪些内容，和无产阶级物质文明有什么区别。我知道我的回答并不准确，但他却有较深刻的许肯与评议，我对他的学识和谦虚很是钦佩。王元化先生与我同住一个小区，在夏日的晚上，我们会在散步中相遇，于是便海阔天空地聊起来，元化先生是个很有正义感、学识渊博的儒雅学者，他或谈历史，或谈读书，在褒贬时事中，敢于直言又蕴含哲理。我手头还保存着一张珍贵的合影：2008年4月30日我从北京抵沪，获悉王元化先生正住院，我便赶到瑞金医院去看望病中的元化先生，他在病床上问我北京的近况，但未及我回答，他就半睡着了。半晌，他又睁眼问我：“你怎么样？”我正待回答，他又沉睡了。我只能用双手紧紧握着元化先生的手，以体温作感情的交流。这也许是王元化先生最后的留影，九天后，元化先生就与世长辞了。我想，今天重读这些文化名宿的经历与他们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对我们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个继承传统文化的很好教育，而对广大读者而言，也是一种文化熏陶。

我看米舒编报，他很注意文化传承，他尊老敬老，在编版之余，常常去这些文化老人家中聆听教诲，日积月累，为此，他便获得不少文化名宿的口述历史。今天，他将这些回忆，用文字记录下来，整理成一本访谈录，对读者了解当年历史，学习这些文化名宿读书、写作与独立思考的精神，是有启发的。

“读书乐”已走完了 22 年历程，但我以为，读书给人的快乐是永恒的，书比人长寿。这本访谈录只是米舒当年编“读书乐”的副产品，但它带给读者同样有益智与启迪作用。

2018 年 4 月 28 日

目 录

序言 赵启正 /1

“补白大王”郑逸梅谈民国掌故 /1

与章克标交往二三事 /8

冰心谈文学创作与她的“小读者” /15

夏衍谈《武训传》事件 /23

唐圭璋说《全宋词》 /31

向施蛰存约稿琐记 /39

徐铸成谈“报海旧闻” /46

赵家璧谈主编《新文学大系》 /57

秦瘦鸥说《秋海棠》 /63

罗竹风讲：编辑应是杂家 /71

书痴冯亦代印象记 /79

徐中玉谈中国文论研究 /87

冯英老教我当报人 /97

金性尧说《唐诗三百首新注》 /105

认识民国作家无名氏 /114

徐兴业谈“宝庆路3号” /124

秦牧谈“文人贵正直” /136

曾彦修讲“移山风波”	/143
王元化谈读书与独立思考	/150
柏杨谈“以史为鉴”	/156
蒋星煜的文史癖与历史小说成就	/166
魏绍昌讲“鸳鸯蝴蝶派”	/176
红学家冯其庸说“金学”	/184
秦孝仪谈中国故宫文物收藏	/193
范伯群致力填平雅俗鸿沟	/200
章培恒评点《李自成》	/206
附录:为我写序的文化人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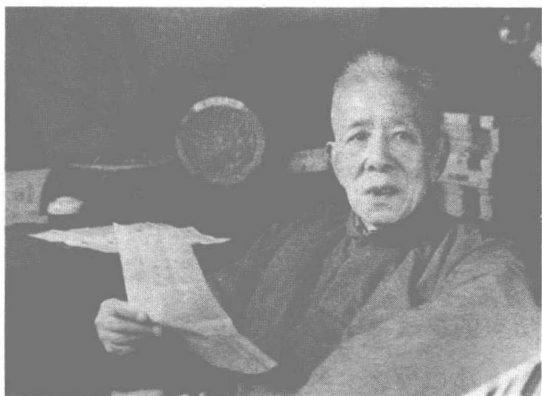
后记	/227
----	------

“补白大王”郑逸梅谈民国掌故

一、“旧闻记者”的报坛之路

对于民国报人与刊物的兴趣，始于我读初中二年级时去卢湾区图书馆(原名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现名黄浦区明复图书馆)劳动，当时在书库内擦灰尘与拖地板。我因自幼迷恋读书，劳动间意外发现几十个大书架上竟然放着泛黄的上千册民国书刊，顿时如获至宝，兴奋无比。我在休息时便偷偷翻阅，浏览了民国时期的不少杂志，如《良友》《万象》《新月》《紫罗兰》《侦探世界》……后来卢湾区图书馆组织书评小组，我被推选为负责人，再次有机会进入书库而流连忘返，得以阅读大量民国时期的书刊，从中知道了张恨水、邵飘萍、包天笑、严独鹤、陆澹安、秦瘦鸥、顾明道、范烟桥、郑逸梅等人的大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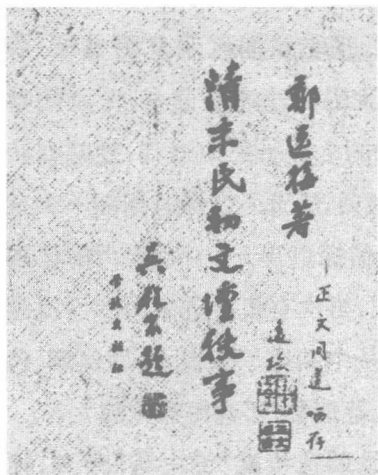
1986年，《新民晚报》扩版，我开始单独执编“读书乐”专刊，便仿效邹韬奋先生办报风格，设一“名家谈读书”栏目，自己则以“米舒”为笔名开设“书友茶座”，在报上每周答读者问。请名家谈读书经验，我决定先从年龄大的名家开始，我选的



郑逸梅在书斋

第一个约稿对象，便是当时已 91 岁的上海文史馆馆员郑逸梅先生。

郑逸梅先生的寓所在普陀区长寿路的一条旧式里弄内，我叩开门后，见老人站在书斋前表示欢迎。郑逸梅的书斋名“纸帐铜瓶室”，其斋名与其名字暗合，因为古人咏梅诗中颇多涉及“铜瓶”、“纸帐”二字。一间朝北的亭子间，约有 12 个平方米，四壁都是书橱，橱中还放了不少线装书。郑老请我坐下后，他的家人又送上了茶。我仔细端详郑老，他脸形稍长，头发灰白，白多于灰，人中很长，目光慈祥。他生就一对大耳，下巴也很长，属于古人说的“长寿之相”。



郑逸梅赠作者的签名本

我先不讲约稿事，首先告诉郑老，《新民晚报》老报人谈编报时常讲到民国报人的办报经验，冯英子先生曾说郑老在当时有两个雅号“旧闻记者”与“补白大王”，郑逸梅老人听了，微微一笑，说：“我和贵报的冯英子是老朋友了。”

我们的话题，便从郑逸梅年轻时喜爱读书与如何走上报坛之路谈起。

郑逸梅生于 1895 年，他与我同乡，都是苏州人。据郑老说，他原姓鞠，出生在上海江湾，后来依苏州外祖父姓，改姓郑，原名郑际云。他 5 岁入私塾，10 岁进了上海敦仁学堂，14 岁在苏州公立第四高等小学堂读书，17 岁考入江苏省立第二中学。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说，“我 17 岁后即开始为报刊写文史小品，因自幼喜欢读文学历史的缘故。”

郑逸梅这个名字是他自取的，原因是他从小特别喜欢梅花，他说：“我当时购买的第一本书是《吴梅村词》，我也不知道吴梅村是个

人名,因为书名中有梅,就断定是好书,买下了。我记得当时在江苏省立第二中学读书。当时我家经济不宽裕,实在买不起书,那时读书考试,获得好成绩,学校就发购书券,我因为屡次考试名列前茅,就用购书券买书,除了《吴梅村词》,我还买过王蕴章主编的《小说月报》。”

郑逸梅改名以后,出了第一本书,他的处女作叫《梅瓣》。后来郑逸梅取书斋名,他说:“用梅花取斋名,未免太俗太露,我就取了个‘纸帐铜瓶室’,瓶内可放梅花,喻为暗藏春色。”

我问:“听说您的名字,有一首对联?”

郑逸梅笑一笑说:“这是南社诗人高吹万送我的:人澹如菊,品逸于梅。”他又补充了一句:“这两句诗,我后来一直当座右铭,亦是我平生之所好。”

郑逸梅 32 岁进入上海影戏公司,先担任编字幕的撰稿工作,后来郑逸梅先后写了《国色天香》《新婚的前夜》《糖美人》等剧本,还与姚苏凤合编了《杨贵妃特刊》。并在 1930 年参加了南社,南社的发起人是柳亚子、高旭与陈去病。1920 年郑逸梅先生开始步入编辑工作,他编过《游戏新报》、《消闲月刊》、《联益之友》、《华光半月刊》《金钢钻报》等报刊,后来又当了中孚书局的编辑。

据郑逸梅说,他因为在上海影戏公司工作过,他在 1935 年还担任过《明星日报》第四版“锦绣谷”的主编,这个副刊刊登的都是散文小品札记,郑逸梅请范烟桥写《文徵明佚事》,陶冷月写《与江小鹑论画》,金东雷写《与赛金花谈话》……他自己则开了一个“清言霏玉”的小专栏,每天写一篇短文作补白。

二、“补白大王”谈写掌故小品

关于“旧闻记者”与“补白大王”两个雅号的来历,郑逸梅先生是

这样解释的：“我虽然在几家报社工作过，但我不跑新闻，编的是副刊，副刊登的都是过去的文史逸事之类，让读者勾起一点回忆，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跑新闻的称为‘新闻记者’，我就是‘旧闻记者’了。因为编副刊，拼好版面，有时会多一点版面，于是我就自己操刀写短文，因为补白刊在副刊的下面，故称‘报屁股’，这类文字属于补白，写多了，报界朋友便称我‘补白大王’了。”

我问：“您写的‘补白’主要还登在当时哪些报刊上？”



郑逸梅在书房写作（郑有慧提供）

郑逸梅说：“我是当时《申报》《新闻报》《时报》的特约撰稿人，由于我与出版界的老板、与当时走红的作家每周都有饭局，因此这三张报纸的副刊一直追着我写稿，好在我也只

写数百字，每天都能写几篇，日积月累，也有上千万字了。”

郑逸梅写了许多有趣并且有史料价值的民国掌故：梁启超在中国学者中第一个提到马克思；康有为寓所前有一大树，绕屋皆花木；秋瑾之死出于绍兴绅士胡道南告密；民国奇人黄摩西常年不洗澡，他上课时，前三排课椅都空着，但因他讲课生动有趣，有的学生宁可买了香水来解秽；孙玉声不仅是清末民初的名作家，他还在上海福州路开了一家图书公司，为多位作家出书。郑逸梅谈民国掌故，还谈到张恨水、包天笑、程小青、平襟亚、周瘦鹃、俞平伯及孙大雨、陈巨来、叶圣陶等人的逸事。这些民国掌故，每则仅几百字，或几十字，但言之有物，读来兴趣盎然。成为研究民国文学不可缺少的资料。

从1938年起,郑逸梅先生投身于教育界,他先在上海国华中学任副校长,后在大夏大学附中、大同大学附中任教,后又在徐汇中学、志心学院与江南联合中学、模范中学、诚明文学院执教。新中国成立后,郑逸梅先生在晋元中学任副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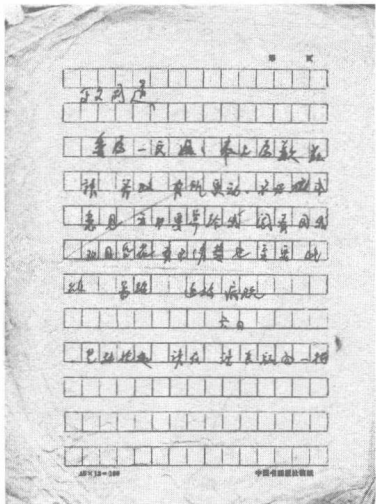
郑逸梅先生虽在“文革”中遭受冲击,但他始终坚持读书写作,他自十年动乱结束后,又每天坚持写作,每年编撰50万字,这对一个八九十岁的老翁来说,实在很不容易。

三、郑逸梅谈“读书方法”

听郑逸梅先生谈博览群书,我便想请郑逸梅先生写一点自己读书经验的小文章,他谦逊地说:“经验谈不上,写一点自己的感受而已。”

不久,郑逸梅先生写来了一篇《“里打出”和“外打进”》的读书小品,他认为古人读书,往往从《大学》《中庸》开始,从先秦两汉至唐宋元明清,循序渐进,从而打好扎实的基础,但郑逸梅自己的读书经验却是先从吸引自己的稗史小说入手,然后读明清小品,再上溯元曲、宋词、唐诗、汉文章,乃至《左传》《离骚》《诗经》《尚书》,这一经验之谈,虽是一家之言,也是相当实用,而且对今人学古文更易引人入胜。

正因为受郑逸梅等民国文人的影响,1991年我与文友张国瀛完成了一本《旧上海报刊史话》的小书,我很想请郑逸梅老人提点意见,便亲自送上原稿,郑逸梅先



郑逸梅写给作者的信件

生当时已 96 岁,他不仅看了一些章节,还亲自动笔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中写道:“作为一个老报人,我也曾编过多种报纸副刊及杂志。近年来又先后写了《书报话旧》《南社丛谈》《清末民初文坛轶事》等书,追忆当年报刊及文坛状况,弥补其资料空白。日前,欣闻曹正文与张国瀛两位同道合作撰写了一本《旧上海报刊史话》,承蒙先睹为快,顿觉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感,我想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与广大读者了解旧中国的报刊概览是有益的。”

“青出于蓝胜于蓝”,笔者是不敢当的,郑逸梅还在序中鼓励我“一切学问皆从自学得来”,“既专又杂,既横又纵”的学习方法,对笔者后来体味编辑应该多学习,并自觉成为一个杂家,起到了鼓舞与激励作用,笔者一直铭记在心。

因为编报时涉及民国文坛旧事,我曾多次去“纸帐铜瓶室”请教郑逸梅先生,他在说话间十分幽默,还说他喜欢旧小说《花月痕》,并把当代篆刻家陈茗屋刻的一枚“秋芷室”印章给我们观赏,由于他写的掌故趣闻,字不多,而内容极为广博丰富,让人读之获益甚多,依

我之见,老人的晚年生活也很有趣味。

郑逸梅老人 1992 年 7 月 11 日在上海逝世,享年 97 岁。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人物品藻录》《南社丛谈》《清末民初文坛轶事》《艺坛百影》《清娱漫笔》《文苑花絮》。他的孙女郑有慧女士也是一位作家兼书画家,她与祖父有 38 年的共同生活



作者与郑逸梅孙女郑有慧(左)合影

经历,她说:“我祖父的记忆力非常好,他在八九十岁每天还坚持写作两三千字,许多报人都称他是‘用不坏的电脑’。”

这位掌故大师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资料,他给我的信件、为我写序的手稿与他送我的签名本《艺林散叶》《逸梅小品》《湘云闲话》今分别留存在上海市儿童博物馆“读书乐陈列室”与苏州图书馆“曹正文捐赠签名本陈列室”内。

定稿于2017年4月5日

与章克标交往二三事

一、金庸的老师还健在

1997年秋天,笔者收到海宁金庸研究会寄来一份请柬,说海宁于11月3日召开第二届金庸学术研究会(“金学”研讨会),邀请我参加。赴会的有金庸先生、冯其庸先生、严家炎先生,还有金庸的中学老师章克标先生。

我随即决定前往,金庸、冯其庸与严家炎三位先生,我都是见过的,唯独章克标先生只有文字之缘,他曾在1995年托人送我两本签名本,一本是《银蛇》,另一本是《文坛登龙术》,后来他又为我执编的“读书乐”专刊写了一篇文章《我看读书是福》,看其手迹似乎是95岁老人亲笔所撰,但我在惊叹中不免有点怀疑:一位95岁的鲐背老

人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我于11月3日乘车赶赴海宁,接站的司机把我送到海宁宾馆,宾馆门口的横幅是“第二届金庸学术研究会”字样,我走进宾馆便见到了海宁金庸学术研究会会长王



章克标在海宁的陋室中

敬三，他身旁便是我熟悉的冯其庸先生与严家炎先生，冯老当时已73岁，但精神饱满，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因为拙著《金庸笔下的108将》由冯其庸先生作序，我们早已认识了。严家炎先生是著名的北大教授，我与他见过一面，彼此握手后，王敬三又向我介绍了坐在一边的一位满头银霜的老人，原来这位满面微笑，脸似弥陀的长者便是金庸中学时



作者在海宁“金学研究会”上见到了97岁的章克标

代的老师章克标先生，我赶紧上前与章老握手，他的手是软软的，深陷的眼睛还很明亮。当时章克标已97岁。一位九十高龄的文化老人竟是这么健康，且行动自如，令吾好生羡慕。

当天会上，与会者各自对金庸作品作了发言，金庸坐在主席台上微笑不语，他长了一张不怒自威的四方脸，他与冯其庸先生同年出生，也已73岁。众人发言后，他作了简短的答谢。会后便是宴会，金庸与章克标、冯其庸、严家炎以及当地领导一桌，我坐在次桌，由王敬三会长陪同，席间，众人向金庸、章克标、冯其庸、严家炎敬酒，我向金庸先生赠送了《金庸笔下的108将》一书，金庸笑笑说，“我已拜读了。”并在扉页上题词：“曹正文先生，先生研读拙作，甚有见地，多有指教，殊感。金庸”，并将此书还赠予笔者。

这次金庸学术研究会，让我与章克标先生见了一面，但未能长谈。我留下了章克标先生的联系方式，不久，再次上门拜访章克标老人，他的家在海宁一个貌不出众的旧工房小区内，一室一厅，相当简陋，据他说已经住了很久。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在这套简陋的